

#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39/PV.28  
11 October 1984

CHINESE



大 会

第三十九届会议

第二十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4年10月10日星期三，上午10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卢萨卡先生          （赞比亚）

— 一般性辩论〔9〕（续）

下列各位发了言：

哈丁先生          （牙买加）

古铁雷斯先生（哥斯达黎加）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本·穆罕默德博士阁下讲了话

发言的还有：

阿德利先生          （巴哈马）

圣卢西亚总理兼外交部长约翰·康普顿先生阁下讲了话

---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0750）。

上午10时30分宣布开会。

议程项目9 (续)

一般性辩论

主席：我愿提醒各位代表，大会1984年9月21日星期五在其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所作出的决定，即，禁止在发言之后在大会大厅表示祝贺。我很想看到该项决定能够经常地和严格地得到遵守，对各个代表团平等对待。我呼吁所有的成员国，在执行大会的该项明确的决定中，进行合作。

哈丁先生（牙买加）：主席先生，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您主持第三十九届大会。我们到这里与您的才智、能力和刻苦精神相配合。看到您主持会议，我的代表团由衷地高兴，这使我想起了，中间通道并没有扯断连接加勒比人民和非洲人民的纽带。岁月已经肯定并加强了加勒比和非洲之间的祖先和历史经验方面的联系。牙买加代表团肯定地说，您的丰富经验将在您执行您重要的任务时，很好地为我们大家服务。

借此机会，我对巴拿马的伊留埃卡阁下表示我们的赞赏，他在去年履行其主席职责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强干，值得我们的赞扬。

我们也十分高兴地欢迎文莱达鲁萨兰国成为联合国第159个会员国。

人们象分析非洲那样，对加勒比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分析，但，都没有很好地了解那里的情况。如果说，在非洲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非洲大陆的广阔无垠、丰富的历史以及当地社会和文化统传的复杂性，那么，对我们加勒比人来说，造成我们这个地区的结果的原因却是大不相同的。我们这里大多数国家都是小小的岛国，并且移民占大多数。尽管我们的国土不大，我们经常看到，不仅仅是在过去的几年中，而且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我们处于混乱的和发展中的各种事态的舞台中央。

在欧洲大国为争夺新世界的经济和政治霸权的斗争当中，我们同时被当做典当物和捕获物。然而，今天我们仍然接近舞台的中央。因为，当易手的不再是岛屿的时候，争夺仍在继续下去，这一次是为了争夺加勒比的政治服从而展开的斗争。争夺的轴心和基础已经改变。斗争当中的主角不再是正在崛起的欧洲大国了，而是，正在进行思想意识斗争的东西方超级大国。

在过去几个世纪的混乱的事态发展当中，以及，在现在仍在继续发展着的与过去不同的事态发展当中，我们所起的历史作用和我们这些国家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我们国土的面积。我们是弱小的国家，并处在历史的舞台中央，我们一直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风暴的打击。但是，我们拒绝屈服。我们的人民对形成我们这个亚地区的各种事态的反映，特别是在自从我们独立以来的20多年当中，慢慢地然而确定无疑地发生着变化。

在这期间，我们讲英语的加勒比国家看到我们人民的努力的真实性和生命力，与此同时，从我们过去的各种各样的纠缠当中，发展民主和政治的文化；信心百倍地完成我们年青的社会当中的机构建设的重要进程；形成在发展世界当中属于更成功的类型的经济，尽管规模小，原料基地有限，并且充满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也许，最重要的是，在我们这个亚地区，培养一种对公民和政治自由以及对包括所有公民通过投票改变他们政府的自由权力在内的所有人权的正义的尊重的高度的赞扬。

总之，在我们独立以来的2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作为加勒比人民第一次亲自确定加勒比的现实，我们亲自决定我们现实当中的社会精神气质。这一过程是不容易的。我们遇到了并将不可避免地还要遇到许多阻碍和不同意见——有些时候是非常严重的。但是，牙买加相信，在过去20多年当中现实独立的和从新旧世界的最长的殖民历史当中脱颖而出的加勒比地区的国家的记录，是值得赞扬的。

对于象牙买加这样的弱小国家来说，经济相互依赖不能只是口号，而是我们生存的关键。让我以实例加以说明。在1980到1983年之间，牙买加外汇收入的70%所依靠的铝矾土出口，从1200万吨下降到730万吨——下降

了将近40%。这一急剧下降，是由国际经济衰退以及工业化国家的市场紧缩直接造成的。学者和政治家们将继续讨论怎样避免世界性的萧条。将会引起人们争论的是，该萧条的深刻和严重性是否来自工业化国家所采取的混合政策，甚至争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恢复是否能够维持下去。然而，牙买加需要阐明的一个问题是，萧条对我们的经济，特别是对我们的主要出口所造成严重的影响，以及对于我国政府决心努力改善我国人民的社会和经济福利有直接联系的目标和指标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象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只能认真地执行《宪章》有关与国际合作作为解决国际问题的手段的任务。不可能逃避实行多边主义。因此，我们感到不安，不仅是因为我们的道路遭到阻塞，而且还因为，产生了混乱和困惑，有些混乱和困惑是人为的，且看来现在要对国际经济合作的讨论进行干扰。

任何观察者都会很清楚地看到，在这个地球上，发展中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发展战略，已经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这根本不是什么惊天动地成果。任何国家集团所采取的战略都是如此。同样很清楚的是，发展中世界有些国家已选择了它们认为对它们的生产和发展最有利的最佳国内条件的战略。这是它们的权利，的确在国际经济当中，主要大国和最小的发展中国家都一样都有这样的权利。尽管由许多不同意见，牙买加仍然选择了向外看和重出口的战略，并且，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还执行对牙买加人民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十分敏感的国内政策。然而，选择发展战略不是也不应该是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问题，或作为阻碍国际金融、贸易和债务偿还制度的结构和体制改革的努力的工具。

尽管发展中国家取得了各种进步，在过去几年中，有清楚的迹象表明，这一发展进程将由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和技术的援助和金融、贸易和财政制度的适当的改革以及工业世界的经济的兴旺而大大加速。历史证明，这些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那么，不仅是处于经济危机当中的国际经济，而且，同样令人不安的是，我们对国际经济的看法本身，也会陷入危机。

这后一项关注不会不产生一定的后果。对给我们对国际合作以及国际的经济作用的态度带来麻烦的一些矛盾的解释，还能是什么别的吗？

在此只举几个例子：没有增长的国家说它们政策不好，确实出现增长的国家面临着设置各种保护主义壁垒的坏政策。这种“第二十二条军规”只属于小说的范围，而不属于国际经济关系领域。南南贸易的扩大被认为是抵消南北贸易长期趋势的关键因素。但是，同时限制很多发展中国家进口的政策只会扼杀它们之间的贸易。确实，人们在六十年代一直要求开展贸易而不是提供援助时，很少人能够设想到八十年代这两者之间可能没有任何选择。实际高利率和这些利率在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引起了资金在大西洋两岸资本富足的工业化国家之间流动，而同一现象只是使更多的资金从资金贫乏和负债累累的南方国家外流。

就特别提款权而言，世界通货膨胀似乎是一个新问题；但是，如果工业化世界不存在任何财政赤字问题或者庞大军备预算问题，那么这一问题早就迎刃而解了。

这一系列自相矛盾的现象对于未来不是一个好的征兆。此刻，一切取决于南北两方用同样的观点再一次研究一下发展的问题，并一致认识到没有共同解决一些最紧急的国际经济合作问题产生了恶果。

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有很多迹象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整个局势正在恶化。表明这种恶化的数据有案可查。但是数字经常不能够充分表明事实。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局势比数据表明的更加严重。这一事实应该使人们清醒起来，即工业化国家现在已经开始利用诸如微处理和生物技术等未来技术，而亚洲、非洲、确实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大部分地区仍然依赖于过去的技术。

在这种情况下，科技先进程度、生产能力和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别肯定会扩大，而不是减少。如果这一悲观的预言是各国之间差别不可避免的结果，那么牙买加可能消极地接受这些分歧。但是我们坚信，还有其他更加可取的解决办法，而且

确实有其他更加可行的解决办法。至少这种办法有三个因素会导致基于协调经济活动而不是恶化现有分歧的相互有利的增长，因为从长远观点看，恶化这些分歧只会严重限制整个国际经济的增长。第一个因素是发展中国家在合作方面应该有新的意愿；第二个因素是发展中国家应当随时准备在得到外来援助的同时加强它们自己的努力以提高生活水平，虽然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作出巨大的牺牲。最后一个因素是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国应当理解，现有的经济结构和机构既不是目的本身，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因而不需要任何有益的改革。这些结构和机构必须加以改革以更好地实现国际社会根据情况制订的目标和目的。

国际社会有明确的责任保证诸如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等等重要机构尽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它们的营业方式必须总是有利于那些最需要这些机构的国际社会成员国，这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确实，如果国际衰退不能够成为某些改革措施的催化剂，那么它只是一股恶风，不会给人带来任何好处。一个明显的缺点是，即使考虑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第八次份额总检查最近增加了份额，而且世界银行也扩大了选择性资金，但是这两个机构的资金仍然不足。二十多年前，基金的份额大约占世界贸易的百分之十二。1983年年底，这个数字跌到了大约百分之五。同时，我们发现基金成员国的提款已经连续第二年达到了创记录水平，因为1983年的提款比1982年的提款高百分之六十九。基金的资金不足是我国代表团关心的问题，不仅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衰退、债务和偿债困难引起了对这些资金的需求出现了上升趋势，而且同样因为基金条件的苛刻和我们这样的国家经历的艰难严峻的调整过程需要加以缓和，调整的时间必须延长，在特别的情况下必须更加灵活，而且要增加基金的资金。

缓和发展中国家资金问题和促进我们贸易振兴的一个近期措施是基金特别提款权这一新问题。

除了提供长期的调整以外，国际货币基金本身的作用应该得到调整以更加强调投资和增长。需要强调这一点几乎是不言自明的，因为1983年底，43个发展中国家或者和货币基金达成了备用协议或者达成了长期协议，因而使过份强调需求管理注定失败。

牙买加想强调，国际社会必须保证世界银行的关键作用不受破坏，因为现在私人借贷大幅度下降，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着痛苦的调整。当前的预测是以后几年多边贷款机构的净支付将会下降。现在可能是全面增加世界银行资金的良好时机从而加强它的借贷能力，并重新研究它的资产资本比例，其目的是在以后关键几年内增加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水平。

牙买加完全懂得，解决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没有现成的办法。北方和南方任何国家不管多么强大都没有保证国际繁荣的一整套办法。我们充分认识到，顽固的态度、不同的观点和目标、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以及长期解决办法和短期解决办法之间的混淆不仅会妨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而且也会在发达国家中引起惰性或者导致对整个国际社会有害的行动。但是，对国际经济合作重新作出承诺不是错误的理想主义，因为刚才所说的话不是反对国际合作而是支持国际合作的论据。这也是认识到，国际经济繁荣和促进发展是两位一体的过程，这牵涉到在国家和国际一级采取有利恰当行动的相互依赖的国际社会成员。牙买加充分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大部分解决办法确实应当在我们南方自己的经济中产生。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打算竭尽全力改革牙买加经济从而使它的基础更加广泛，生产力更高，不那么具有保护性并且更具有竞争性——我们认为这些因素对于实现自我维持的增长至关重要。

本世纪内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从而促使国际社会达成一致意见，共同认为有必要理智地处理各国的政治关系。 我们不应该等待国际经济出现第二次崩溃，三十年代已经出现过一次世界经济的大崩溃。 我们应该立即做出新的承诺，致力于在解决国际经济问题方面达成同样的协商一致意见。

联合国首次体现了世界各国通过明智的方法处理各国关系的努力。 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象我们这样的国家同本组织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 我们致力于本组织的原则和理想，其重要性怎样强调也不过分。 毫无疑问，我们认为背离这些原则和理想，就等于重蹈复辙，在处理国际关系的事务方面采取不理智的态度，力图寻求新的势力范围，通过军事政策解决问题。 伊牙买加深感不安的是，这些危险的趋势如今再次在国际社会抬头，并且其势头越来越强大。 它们具体表现为军备控制和裁军的僵局、地区性冲突、紧张局势和对本组织的攻击。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虽然我们不能简单的用这些原因来解释为什么加勒比次地区的紧张局势日益严重，但我们都十分清楚它和主要权利集团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有着直接的联系。

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希望避免过去的惨痛错误，各会员国就必须充分并诚心诚意地利用多边组织和已经做好的安排。

年复一年，人们在这一论坛上发出呼吁要求现实军备控制和裁军。 然而，年复一年这些呼吁都被人们忘却。 有些国家打着安全的旗号，疯狂追求所谓的均势、优势和均衡。 也许，在这一领域寻求进展的前景从来没有象今天一样那么暗淡。

去年，美国和苏联终止了双边谈判，而且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谈判将会尽早恢复；裁军委员会的谈判仍然没有取得重大成果。 毫无疑问，军备竞赛和武器的扩散应该继续引起我们的紧迫注意； 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极为关注这一核时代的和平和生存；原因之二是因为用于购买武器的大量开支本应用于促进人类的经济和社会福利。 因此，我们现在应该作出新的努力，特别是在控制核武器方面。 首先，我们需要拟制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将其作为核裁军进程所不可缺少的第一步。 既然核查的技术问题现在看来能够解决，核大国就没有任何理由不进行谈判以实现这一目标。



同样，我们也有显著的必要促进签署一项化学武器公约，从而禁止生产、获得和使用化学武器。此外，我们不应忽视常规武器正在不断增长，特别是军火贸易已经扩大到发展中国家。对此应该有一些限制了。牙买加认为，应该充分利用地区性倡议以进一步限制常规武器。我们认识到，这种倡议本身就要求进行政治上的互让；为了加速这一进程，有必要制订出一项地区性合作的纲领。

两年前我们通过了联合国海法公约，从而开创了多边合作的新的篇章。这一多边合作是为了加强属于人类共同财富的海洋资源的管理和开发。实施公约规定的安排现在乃是国际海床管理局筹备委员会的使命，而设立海洋法国际法庭则是国际社会所面临的至关重要的使命之一。筹备委员会去年召开了一次正式和非正式会议，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们对此感到十分满意，并认为所有的会员国都应继续充分支持这一委员会。我们呼吁所有尚未签署该公约的国家赶在11月9日截止日之前签署该公约，从而充分参与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我们同时呼吁那些签署但尚未批准该公约的国家尽快履行这一手续。我们相信，对那些企图损害该公约的国家的最有效的反应就是尽早批准该公约，从而使得该公约的规定能够尽早生效。

应该清楚地表明，除了公约所规定的活动以外，任何海床开发的安排都是无效和非法的。因此，我们警告任何一方不要签署小条约或作出其他安排，并据此声称有合法权利进行海床开发。牙买加政府的立场是，海法公约是用于海床及其资源唯一合法的、可接受的国际体系。我们再次表示我们反对任何以国家立法和声称有权管理深海海床活动的互惠协定为为基础的文件。这种协定违背了海法公约的精神和规定，因而不具有任何法律效率。在这一方面，牙买加代表团深感关切的是，今年8月3日8个会员国达成了一项所谓的临时协议。在我们看来，这一协议的目的并不如它所声称的那样是为了解决冲突，并且该协议还包含了同海法公约的规定相违背的条款。我们吁请所有会员国协同努力，坚决抵制任何有选择地实施该公约的企图和破坏建立国际海床管理局的企图。

世界各地的冲突和混乱状态继续损害了和平的前景，应该引起所有各方的严重关注。在中美洲，武装冲突仍然未得消除。使我们十分震惊的是，竟然有人作出阴险的企图，削弱孔塔多拉集团进程带来的希望，甚至破坏孔塔多拉进程本身。牙买加继续充分支持孔塔多拉国家为了争取在该地区国家间达成地区性和平协定所作的努力，这些努力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支持。因此，我们希望所有有关各方都能签署经修改的孔塔多拉文件。

在中东，牙买加继续吁请各方进行合作，以便能够全面解决中东问题，包括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以色列撤出自1967年以来占领的阿拉伯领土，采取恰当安排以使该地区所有国家都能在承认的边境内和平和安全地生存。

在亚洲的其他地区，干涉和外国占领继续造成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在阿富汗和柬埔寨，我们有必要加强外交努力以恢复正常和平。在朝鲜半岛，有关各方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南北朝鲜进行对话、互谅互让乃是实现和平和国家统一的唯一现实的途径。

目前，南非的动乱再次肯定了国际社会不断向南非当局发出的警告。种族隔离制度必定要失败，因为它的基本概念是罪恶的，违背了人类道德。推行种族隔离的南非当局正在对人类犯下滔天的罪行。诉诸压制性的暴力和恫吓手段并不能永久维护这一政策；对这一本性不道德的体制进行无意义的表面改革同样帮不了南非政府的大忙。牙买加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最罪恶的体系。种族主义政权通过了所谓新的立宪安排，它只不过是加强种族隔离的另一罪恶的企图。没有人会上当受骗。南非人民的反应就是坚决拒绝最近所谓的新的立宪安排，南非最近出现的动乱恰恰证明了人民的决心。南非当局的反应同过去一样：胡乱枪杀、拘留和发布各种禁令，企图以此恐吓人民，迫使其屈服。国际社会应该向南非施加最大的压力，而不应该容忍南非当局的暴行。南非当局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国际社会坚决谴责其令人憎恶的种族政策。各国都应清楚地认识到，南非当局的行为一直是欺骗、虚伪和背信弃义。

让我们看看纳米比亚吧。南非在纳米比亚问题上一直采取蔑视的态度，从而阻碍

了该领土实现独立和自决的进程。国际社会已经制订了一项计划，它获得了除南非以外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支持。我们应该向联合国的会员国表明，除非我们将该计划付诸实施，不然我们就应该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采取必要的行动，从而结束这场压迫的恶梦。

我们对后代的义务乃是最高尚、最谦卑和最为人重视的义务。我们可以选择不负责任的道路，但我们也可以通过本组织努力奋斗，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一个符合我们自己理想的国际社会，那就是一个免于争端、压制和匮乏的国际社会。让我们明智地运用手中的力量，重新确定未来，从而在下一代人的身上实现本代人的理想。

古铁雷斯先生（哥斯达黎加）：先生，我非常荣幸，高兴的祝贺您被一致选举，担任第三十九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的崇高职务。您著名的政治品格和工作效率，您对联合国工作的广泛经验及不懈的献身精神，以及您作为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的杰出成就，保证了本届联大在伟大的非洲大陆的一位出色儿子的主持下，将取得成功。

联合国最新会员国——文莱达鲁萨兰国出席本届联大，反映了联合国三十九年来不懈努力，致力于铲除殖民主义，促进各国人民的自决。我们向文莱达鲁萨兰国致敬，热烈欢迎它加入我们这一主权国家的大家庭。

联合国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体现了秘书长的努力，他对世界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关注以及他对他的职务所带来的繁重任务的献身精神，这是国际社会所承认的，使拉丁美洲国家有理由感到自豪。

我很感兴趣的阅读了秘书长的报告。作为地处一个受不稳定和战争威胁的地地区的国家的代表，我珍视报告中关于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影响的问题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哥斯达黎加感到满意，令人鼓舞的发现，秘书长以他的高度权威谈到了《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以肯定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家间争端的义务，放弃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

毫无疑问，《旧金山宪章》建立了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其基础就是，各国有一义务团结一致，维护和平与安全。秘书长指出，这里显而易见的结论就是维护和平是国际协商一致的政治意见。没有这一一致意见，维护和平的活动将变得虚弱而无把握。出于对《宪章》原则的忠诚，以及因为这些原则保护各国继续生存的根本愿望，象我所代表的这样一个无防务的小国有责任支持《联合国宪章》，以使自身的安全受到保障。

因此，我完全赞同秘书长的担忧，即不遵守《宪章》的原则，用突出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办法来取代《宪章》原则所提供的方式，将带来严重后果。它不利于受害的国家以及以《宪章》为基础的国际体制。结果，《宪章》被不可挽回地破坏了。

在秘书长报告上述意见的基础上，同时也因为我不能详细的足以谈论本届联大所面临的所有的严重问题，我将只阐述我国在某些问题上的立场。这会表明，局势的紧张使得人们无法从容的审查国际形势。首先，我谈谈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问题。战争引起的波动已经平静下来。如果国际谈判机构得到有效的利用，这场战争本来是不该发生的。然而，美洲间的体制、美洲与欧洲的关系以及联合国内的关系，要求各方继续努力，合理友好的处理它们意见相异的问题。对两个文明国家，两个民主政府来说，找到一个不影响它们的尊严、法律立场和历史的办法，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应该是不难的。

哥斯达黎加特别关注纳米比亚人民正在进行的争取独立的斗争。必须根据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给纳米比亚人民独立。我们认为，南非共和国坚持执行的种族隔离思想是背时的和完全不能接受的。

我们感到遗憾，具有古老文化、丰富的传统和光明未来的朝鲜民族迄今未能克服统一道路上的障碍。我们认为，现在应该让那一国家在联合国取得它的合法席位，最好是统一起来，但即使不统一也应该让这一民族得到席位。

当然，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我们自己的地区，中美洲的命运，这方面，哥斯达黎加必须表明我们对和平的决心，以及我们希望看到民主、福利和自由在我们地区得到促进的愿望。

一方面我们感到担忧和悲观，另一方面又感到希望与乐观。第三十八届联合国大会以来的一年中，中美洲经历了比往年更多的危机、仇恨和死亡。然而同时，民主在拉丁美洲前进，并已到达了中美洲。对民主的承诺在我们大陆是根深蒂固的，中美洲也不例外。我们高兴的看到，今天在我们地区有史以来第一次，人民选出了三个文官政府，其他国家也在谈论要进行选举。

通过两次与萨尔瓦多人民磋商的自由进程，何塞·纳伯莱昂·杜阿尔特担任了萨尔瓦多总统。这些进程是在许多观察家的严峻目光下进行的，象征着走向民主的

一步，毫无疑问的重申了中美洲争取民主的意志。应意识到，他们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星期一杜阿尔特总统在联大提出在一个中美洲国家实现民族和解的这一积极的建议，这一主动行动应得到所有关心中美洲和平和前途的政府和人民的欢迎。

报上今天有消息说，游击队的代表已接受杜阿尔特总统的邀请，曲折的打开了在萨尔瓦多实现国内和平的可能性。

哥斯达黎加政府支持洪都拉斯外交部长昨天在本讲台上提出的建议，建议中美洲国家在下周的孔塔多拉会议以前，在特古希加尼巴开会。根据孔塔多拉的精神，我们中美洲国家在处理我们中间的问题的时候重新赢得了主动权。就这点而言，我们都已为促进和平而采取了措施，使得我们能够不需要他人调停而自己采取行动。

我们在不断完善孔塔多拉中美洲和平与合作文件修订本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一文件是一个综合的努力，以前从来没有从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角度来检查一个区域冲突。这一文件也是一个大胆的努力，因为它不仅是为了减少我们地区的冲突根源，而且是为了促进我们人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这一文件具有革新精神，因为它建议了核查遵守文件条款的情况，也因为把它把我们的命运置于旧的和狭隘的国家内部主权的概念之上。总之，在充分认识到我们的历史的情况下开始了孔塔多拉进程，已经给我们中美洲的人民描绘了一个和平的、更为富有和更为自由的未来。

去年我们曾经说过，哥斯达黎加并不是中美洲问题的一部分，然而，中美洲却是哥斯达黎加的问题的一部分。我们正继续在和平与民主中建设我们的国家。但是，政治动乱、战争和经济正在干扰中美洲人民，并且我们哥斯达黎加人也感到了这种痛苦结果的影响。这就是我们有了另一个理由来积极地参加孔塔多拉精神，并且象我们在我们的独立斗争中所进行的战斗那样，为了机构化、民主化、尊重人权和整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战斗。

我在这个讲坛上重申，我们准备遵守孔塔多拉文件给我们规定的义务。此外，

我可以說哥斯達黎加已經遵守了這些義務，因為這些義務是哥斯達黎加人民和平與民主傳統的一部分。

然而，我們相信，應該改善和加強文件中核實和控制措施。我們希望，中美洲各國政府自願接受國際核實的遠見將會得到的報酬是，核實結果證明所有中美洲國家都嚴格遵守了文件的文字和精神。我們非常清楚，並且確信其他中美洲國家也是如此，即在我们簽署這一文件的時候我們作出的保證是有約束力和強制性的。這些保證的性質本身就說明有必要進行有效的和可靠的核實和控制。

我們哥斯達黎加人知道，中美洲和平與合作的綜合協定是一個基本步驟。但是我們也知道，補救國際經濟危機、政治動亂、發展不足和戰爭對於我們這一地區的危害途徑是國際社會持續的支持。這就是為什麼哥斯達黎加總統路易斯·阿爾維托·蒙赫先生在今年6月訪問歐洲時作為中美洲的發言人發出參加最近的聖約瑟會議的邀請。我們在首都接待了歐洲共同體國家，西班牙和葡萄牙，孔塔多拉集團國家和中美洲國家的外交部長。作為東道國，我們的理想和現實正在實現。我們感謝參加聖約瑟大會的各國政府的友誼和承諾，在會上我們獲得了歐洲對於中美洲民主化進程，通過增加合作方案改組我們的共同市場和進行發展的支持。歐洲現在也對中美洲的命運表示關心，就象拉丁美洲在孔塔多拉進程中所表現的關心那樣，以及美國通過加勒比灣倡議所表現的那樣。歐洲的關注反映在12個西歐民主國家外長參加聖約瑟會議之中。這次會議為中美洲开辟了幸福和充分享受自由的历史性阶段。

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成員來到中美洲，加強了我們在25年前開始的一體化理想。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建立標誌着對民主主義的勝利，並且歐洲共同體的成員願意幫助中美洲表明了舊的和過時的殖民主義概念已經讓位於新的合作概念。我們確信，這種態度將表現於在歐洲和中美洲之間達成協定的迅速和成功的談判之中。

儘管建立一個更為和諧與公正的國際經濟秩序是可取的，現在明顯的缺乏政治一致意見。這妨礙了實現更和諧與公正所需要的結構改革的對話。

在越来越接近本世纪末的时候，我们认识到许多国家只是为了满足它们人民的最基本的需要；其他国家仅仅希望停止它们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恶化。非洲的局势，特别是粮食局势确实是非常惊人的；拉丁美洲正经历着连续第四年的经济衰退，这一危机最突出的特征是外债。这种债务已经超过了3000亿美元；占本地区国内总产值的56%，债务的还本付息花去了本地区出口收入的65%。要指出局势已经恶化到什么程度只需要提一下下列事实：在1975年，债务只占国内总产值的25%，并且只花去26%的出口收入。

在各种论坛已经广泛讨论了产生这个问题的理由，因而不需要在这里多谈。我想强调下列事实，试图孤立地和单独地解决各国面临的问题显然是不够的。此外，这已经导致了一种非常不公平的局势，必要的调整的代价只是由负债国家来承担。

在寻求解决方法的时候，我们不仅要记住发展中国家不能够很好的参加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而且要记住如果我们这些国家必须进行内部贬值调整进程，无疑会造成的极高的社会与政治代价。

毫无疑问，拉丁美洲国家正以负责的精神面对这一危机。现在，其他各方也应该作出同样的贡献，以解决事实上是分享责任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最终会有利于所有各方。工业化国家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措施来减少利率，与保护主义作斗争。多边机构必须以更优惠的条件提供更多的中期和长期资源以支持外部调整和结构改革的计划，并且国际银行体系必须继续提供商业贷款，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将会威胁已经提供的资金。

哥斯达黎加以某种权威来讨论这些问题。在82年的中期，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调整措施，旨在稳定经济。这些措施意味着公共赤字在一年里从占国民产值9.3%下降到不到3%，通过膨胀从90%下降到19%，汇率从1美元64科朗被稳定在1美元45科朗的水平。

哥斯达黎加政府从这场危机中取得了几个教训：第一，确定哥斯达黎加人民在



接受这一调整造成的影响方面成熟的程度，确定它们有多大决心保卫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第二，懂得在一个小国解决这种形势的有限能力由于不利的国际环境而进一步被缩小时，恢复和长期的稳定是我们力所不及的。

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都从这场危机中学到了同样重要的一课：企图孤军奋战解决这种局势是毫无意义的。我们认识到，应立即在地区水平采取一致的政治行动。在这方面，《基多宣言和行动计划》和最近的《卡塔赫那一致意见》是拉美国家对这场危机提出的一个认真严肃的和负责的解决办法。

我愿借此机会特别提一下这场危机对我们社会中最宝贵的那一部分人——儿童所造成的影响。悲惨的是，我们生活之中的这种恶劣的经济形势所造成的影响之一就是衡量发展中国家年轻人口生活水平的那些指数出现下降。我们必须决心作出努力，使经济周期不致影响我们的儿童。因此我呼吁联合国成员国和秘书处，调动人民的创造力和必要的资源找到保护儿童和其他特别容易受到打击的人，使他们免于国际经济起伏所造成的痛苦和不合理状况。

在结束我的发言之前，我不能不特别提一下保护人权的理想。这是哥斯达黎加和它的政府一贯关心的问题。我谈这个问题似乎是有必要的，因为联合国从一开始就在这个方面进行了重要的工作。宪章致力于这一重大目标，并把实现基本人权作为国际努力的一个出发点。于是发表了《世界人权宣言》和越来越具体的国际公约。我国的立法大会是最先批准《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的国家，它最近又通过了《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妇女行为公约》。

然而，我们仍看到在这个领域里的一个重要缺陷。联合国还没有一个真正有效地保护人权的机构。在这个问题上通过的大量文件、宣言和条约还没有使联合国有权为那些被剥夺人权的人恢复这种权利。这并不减少人权事务委员会和人权委员会的工作成绩，相反，它承认了这两个组织工作上的局限性。在哥斯达黎加方面，它坚持要求成立有效的机构保卫人权，尽管我们必须承认有很多国家政府缺乏这样

做的政治意愿。

我们真诚关心的是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命运。最近，哥斯达黎加总统对欧洲、中美洲和孔塔多拉集团外交部长们说，当暴力来自上面的时候，它不可避免地导致来自反方向的暴力，从而改变和动摇国家和地区。从这种思想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只要窒息基本人权的现象依然存在，和平就不可能实现。我们哥斯达黎加人一直努力避免在我们国家发生这种现象。在动乱的中美洲地区，我们保持了一个和平和稳定的社会，这是因为我们能够尊重人权的基础建设一个社会。

我们希望这样的社会能够扩大，使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中美洲，它是一个榜样而不是引起人民关心的问题，它有利于和平而不是制造麻烦，它首先给人民以希望，使人类可以在不担惊受怕的情况下努力和平地实现发展。

由于下面这个问题与人权问题有关，我不能不呼吁国际社会在因中美洲的动乱而造成的60万难民问题上表现一致。这些难民受到了接受国的慷慨的接待，但做的还不够，因为这个问题超出了接受国的能力。我们中美洲国家非常赞赏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政府间移民委员会和其他国际机构所表现的热心和及时的援助。然而我们需要国际社会的援助，同时在孔塔多拉范围内我们推动那些造成人民流离失所的国家创造有利的内部条件，使这些人返回家园恢复工作。

哥斯达黎加建议，宣布1986年为国际和平年。呼吁和平应当成为联合国最经常的任务，因为从联合国成立以来这一直是它的一个伟大目标。国际和平年应特别强调这一决心，因为现在世界充满紧张局势，有必要维护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在这些宗旨和原则中维护和平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为维护这一思想，去年十一月哥斯达黎加总统回顾了我们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区所发生的问题所持的传统立场。他宣布我国对在这个地区发生的军事冲突持中立态度，但指出由于我们的民主思想，我们不可能在意识形态方面保持中立。最后我愿引用哥斯达黎加总统宣布我国中立立场的正式讲话：

“哥斯达黎加不是一个经济大国它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哥斯达黎加不是一个政治大国，它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哥斯达黎加不是一个军事大国，它也不想成为一个军事大国。哥斯达黎加是一个精神上的大国，因为哥斯达黎加人民坚信常理的力量，意志的力量和道义的力量”。

与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本·穆罕默德博士阁下的讲话

主席：下面大会将听取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本·穆罕默德博士阁下讲话。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本·穆罕默德在礼宾官员陪同下走向讲坛。

主席：我非常高兴地欢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本·穆罕默德博士阁下，并请他在大会上发言。

马哈蒂尔先生（马来西亚）：先生，我感到特别高兴能向您致意——赞比亚和非洲一位杰出的儿子担任本届大会主席，并热烈祝贺您全票当选。您在联合国非常困难的时期指导我们的工作，责任非常重大。我首先要向您保证，马来西亚代表团将充分同您进行合作，因为马来西亚对联合国的支持是宽宏大度和无私无畏的。

虽然我担任马来西亚总理仅仅三年，正是我国的这种支持，使我两次到大会来发言。长期以来，联合国被滥用，诋毁和无视。多年来，我们听的都是所谓暴政，多数人的不负责任，浪费，“纸上谈兵”的决议和双重标准。我们都知道，联合国并不是没有缺点；但面对忽视、固执、鬼话和谬论，我们必须继续表达我们对联合国美好希望的信任，即：一个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安全、繁荣、人道的世界。

这些就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所宣布的国际合作与公正的理想；不是一个只有富者和强者作重要决策的世界；不是一个小国代替大国打雇佣战争的世界；不是一个强权即真理的世界；不是一个一半富一半穷、一半享受一半受罪的世界。这些理想实现得如何了呢？我们相信这些理想，我们也相信当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宣布《宪章》时，它们说话是算数的。可以理解的是，1945年黎明曙光带来的激动和期望不可避免地在过去三十九年的经历中暗淡下来了。惨痛的事实不仅仅是这些。

在联合国存在的头十五年或二十年中，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小国投票不均匀的抱怨，而当时是有小国的；我们也没有听说任何多数暴政的抱怨，而当时是经常有多数情况的。而我们所听到的是，联合国所代表的更为民主的国际生活。在这些

感情上都发生了些什么呢？我们认为，在联合国建立初期，那些大声宣扬这些理想的国家确实相信这些理想，我们是否太天真了？在某些地方，现在盛行进行反常的批评攻击，威胁和诋毁，我们从中又能得到什么呢？难道这是因为联合国再不能被操纵和摆布了吗？

马来西亚是不相信这一点的。但是，我们看到，大国继续越来越忽视和蔑视联合国。它们在联合国外建立了一种关系网，以解决世界问题。它们组成了自己的经济俱乐部，发展中国家不时地可以到这些俱乐部里乞求帮助。但是，如同所有专有俱乐部一样，这些俱乐部是照顾它们自己成员的利益的。同时，象在政治领域里一样，在经济领域里，联合国继续被忽视。我们的确还看到了更为消极的东西，即：威胁退出联合国的某些机构。这些国家对有些机构的方向和领导不满，它们有时在管理和预算的掩饰下，发出这些威胁。

我要作出这样的回答：我们小国和穷国也出钱了。我们捐献的可能不多，但就我们的预算而言，这已是很可观了，甚至比大国的捐献还要可观。我们不愿意看到任何人挥霍我们的钱财。但是，我们也不想看到通过毁掉某些机构来进行节省；我们要全面检查一下体制，确保有效花费，并服务于已确立的目标。破坏某些机构绝对不是解决办法的途径，我们要说，停止这种短见；停止玩世不恭；停止歪曲和谬论。在我们即将庆祝联合国40周年之际，我们应该首先再次向联合国表示决心，并以此精神对我们的前进方向作现实和实际的估价。

回顾过去40年，我认为，在执行《宪章》精神方面，我们时常取得成功。没人可以否认，联合国过去取得过成功，现在仍在做着有价值的工作。所有这些都是由于大家认识到国际社会的存在，我们的民族利益事实上可以在更广泛的国际利益下得到保护。我们应该不断加强这种意识。

事实是，联合国的进一步发展首先取决于主要大国的态度。它们比任何其他国家更能决定本组织的未来。这是因为大国是不能被忽视的。联合国的决议是

可以被忽视的，以前已经被忽视过了。 软弱的发展中国家可以被忽视，它们常被忽视。 现在的问题是：主要大国是否愿意联合国成为解决冲突利益的中心，成为和平变化的催化剂；它们是否会因为再不能操纵联合国而放弃联合国？

当然，责任不能光归咎它们。 小国家对于联合国的无效表示失望；因为主要大国阻碍有效行动，联合国多次遭到沉重打击。 但马来西亚一直认为，大国必须避免通过它们破坏性政策来疏远小国家，小国也必须防止通过多数投票强行作出决定，在本组织内疏远大国。 作为一个小的发展中国家代表，我很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一个由集团、政治和意识形态多数表决所通过的联合国决议是不能够解决任何问题的。 经常需要更大的现实主义和克制。 可以通过谈判和协商作出更大的努力，制订出既现实又实际的原则解决办法。

但是，原则必须是任何解决办法的核心。 联合国要想有任何成就，就必须坚持原则；在方式、进程和形式方面需要调整和妥协。 我们小国坚持这样作是没有错的。 仅仅因为这些原则对于主要大国不利，就指责我们太激动、不现实、不负责任或不忠诚那是虚伪的。

现在我来谈当今国际和人类关系中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 我指的是在西方世界非常流行的对伊斯兰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所持的误解，这种误解被一些利益集团有意的歪曲了。

事实是在伊斯兰世界和在其他一些宗教中出现了信仰的复苏。 请您不要被人利用，害怕这一复苏，甚至害怕“原教旨主义者”这个词，这种复苏触发了大批古老的怀疑和偏见。 是的，我们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因为我们相信伊斯兰的原教旨“相信和平、忍让和正义；是的，是有一些极端份子，正如任何地方的任何宗教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有极端份子一样。 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历史上所有宗教都有过走入歧途的时候，让这些误入歧途的行为决定我们的思想和判断是明显的偏见或有意的歪曲。 让我们问一问自己：如以西班牙宗教

法庭的过火行为，以种族隔离制度的丑恶行为和纳粹主义来判断基督教，能够说这样是公正的吗？以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邪恶行为来判断犹太教难道也是公正的吗？

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应当公正和客观的来评价伊斯兰正在发生的革命。我不否认暴力和不公正以及很多违反普遍公认的有益价值标准的行为在伊斯兰的名义下出现了。但是我重复一遍，这些是误入其途的现象，是任何历史运动中都存在的，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方面，而不顾及其他一切真善美的方面只能有害于这个世界。它造成误解、加深怀疑、增加偏见，而对我们所有人造成危害。

然而有些人出于他们自己的种族主义原因，特别愿意强调每一个过火行为，对之表示幸灾乐祸，不管这个过火行为是真的还是假的，只要他们能够找到就行。如果把所有用在歪曲伊斯兰世界正在发生的事件上的钱、时间和精力都用来认真而客观的了解当今世界一个最为重要的发展上的话，我们不都会生活得更好吗？只有当人们知道甘地不是一个“半裸的行者”，肯亚塔不是罪恶和黑暗势力的代表，纳萨尔不是一个暴发户和不负责的捣乱分子的时候，人民才会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伟大的解放运动。同样，伊斯兰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必须被看作是一个寻求巩固政治自由、经济正义和文化特征的运动，任何人只要他坚信尊严和文明的思想，就一定会支持这些价值。

我的目的不是在这些讲话中，从历史的角度来讨论当前的伊斯兰复苏。伊斯兰与西方关系的历史是漫长和不平静的，在这一过程中很多偏见深深地扎了根。悲惨的是这些偏见现在又重新抬头，被犹太复国主义者煽动和利用，为政治目的服务。犹太人、基督教人和穆斯林这些信仰经典的伟大人民彼此之间有很多共同之处，它们都为人类的文明作出过贡献，而且肯定还能作出更多的贡献。

那么，我们为什么允许让伊斯兰复苏这个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意义的运动之一被人恶意的歪曲和错误的理解呢？谁会从这种误解中取得好处呢？为什么我们不能互相帮助，从我们彼此的历史经验、我们的理想、希望和担心中互相了解呢？让我们心怀慈悲；让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不可知论者一起以慈善之心认识到伊斯兰世界

所正在发生的真实情况：在一个黑白颠倒充满混乱的世界寻求精神上的解脱。让我们摒弃仇恨，摒弃犹太复国主义者一直不断散布的反对伊斯兰的凶猛而带有偏见的宣传。

因此，我呼吁在犹太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实现相互了解。今天，很多穆斯林对它们看到的现在偏离犹太—基督教传统的现象感到失望和震惊。这也就造成了伊斯兰正统和极端主义的复苏。西方对伊斯兰复苏以及这种复苏的不忍让和自以为是的偏离正规行为所作出的反映受到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煽动，它进一步加深了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分离和相互敌视。

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停止这种状况。当前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上出现的越轨行为，同当前在伊斯兰教传统中出现的几个越轨行为一样，不应当允许它们遮盖这些宗教的基本美德。让我们彼此学习对方的教义吧。让我们忠实于这些教义吧。如果情况许可的话，这种相互了解将帮助犹太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一起首先为实现中东的和平，进而实现世界的各广泛的相互了解作出贡献。它至少可以制止那些抱有自私和狭隘种族目的的诡计，这些人寻求利用无知、怀疑和偏见。这将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进步。

现在我想谈谈经济问题。这里，我谈论的题目是一贯性和公道。

长期以来，自由贸易的旗帜一直被举得很高，宗主国一直拼命向殖民地灌输自由贸易的好处。在那个时候和在独立之后的年月里，我们除了出口一些初级商品之外什么也不能出口，而正如我们被教训的那样，我们的市场向工业化国家的制成品出口开放，然而，既然我们自己也学会了制造和出口商品的技巧，尽管我们的出口是微不足道的，那令人自豪的自由贸易旗帜又怎么样了呢？

有气无力地飘动在工业化国家，自由贸易的旗帜低或降下一半。我们遇到的是限额和其他限制，所谓的“自愿限制”和其他的威胁和压力。甚至我们通过鼓励出口、优惠财政支持等手段寻求外国投资的工业化政策也受到了挑战。我们甚至惊讶地看到，工业化国家的工会，尽管在帝国年代并没有丝毫表现出对我们这些国家



工人命运的关注，一虽然他们当时肯定也受到了剥削——现在却突然成了我们这些国家工人的卫护士，推动他们要求更高的工资和较好的工作条件，尽管我们这些国家的工人在独立后已经有了较好的待遇。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了这种不同寻常的关注。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这种关心的结果是我们的产品将不再象以前那样具有竞争力。

因此请各位代表原谅，在所有这些情况面前我们对这些人所宣传的自由贸易原则和这些国家工会对我国工人幸福的关心会抱有某种怀疑态度。因此我想这样说：不要光大谈自由贸易，要把它付诸实施。不要那么自以为是，以为你们比我们的工会领袖更知道怎样照顾我们工人的利益。我们能够在某些领域同你们自由地和公正地展开竞争，这些领域通常是那些需要较低技术的产品。不管怎么样，你们这些达到较高工业发展水平的国家最好把它们留给我们，以便我们能够进口你们所生产的要求技术较高的产品。这样我们可以共同促进国际贸易。国际贸易是增长的基本动力，也是真正解决我们贫困问题的唯一办法。

我想谈一下另外一个问题，工业化国家一些生活舒适和富裕的人仍时有殖民主义的心理状态，想牵着我们的手走。在殖民主义时代，我们的很多森林被砍光，用于生产木材或种植橡胶、油棕、茶叶、甘蔗、咖啡和其他东西。当时很少有人关心环境问题。现在，在我们准备开发我们的土地从事现代化农业、发电和工业化的时候，一大批工业化国家的环境保护分子却跑来告诫我们要保护我们热带森林的自然美。当然我们要保护我们的森林。当然我们要保护我们干净的环境和空气。但是，请不要弄错，它不能牺牲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情况：我们的乡村人民生活在贫困和痛苦之中，而使那些富裕的人民，当他们到这里来的时候能够说“多么纯洁的美呀！”然后掏出一毛钱给那些站在茅草房前面的高兴的儿童，自己又回去过他们舒适的生活。

保护环境需要钱，而要有钱，就必须发展。我们完全准备发展。我们只有我们才能够判别环境的标准和如何保护我们的自然美。肯定地说，我们比任何其他人更加关心环境保护。只要帮助穷国发展经济，环境就自然会受到保护。在一个美丽的环境中过痛苦的生活并不能缓和贫困。

在谈到环境问题时，我想提起人们注意强加于某些贫国的另一个问题。我指的是海洋污染，特别是被认为是国际航道的海峡的污染。更具体的说，我想提一下马来西亚在马六甲海峡的经历。当船不是很多和很大时，它们通过狭窄的海峡对沿岸国造成的问题不大。但是现在，装满着各种货物，包括危险的化学剂和石油的巨轮堵塞海峡。它们时常相撞，把货物抛入大海。虽然油轮现在已经不在狭窄水域中清洗船轮，但是其它船只仍然清洗。有许多垃圾被抛入大海。其结果是海峡很脏，漂着油、纸片、塑料和其它的垃圾。最终我们海岸的陆地也将变得同样肮脏。

在这些情况下，马来西亚高价的保养的清油设备和船已经不够用了。现在我们必须积极的考虑清除船只抛下和冲下的废物和垃圾。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权要求使用海峡的海洋国家和海运公司帮助维修使水域清洁的设施。我还没有考虑具体的方案，但是我深信有关国际机构必须审议和作出必要的规定以使海水清洁。毗连这些海峡的发展中国家不应进一步承担负担，提供和维修昂贵的解决石油外溢的设施和多年来遭受巨大的渔业损失。靠旅游业赚钱的海滩胜地遭到了污染。使这些胜地恢复清洁所需的钱不应该完全由这些国家出。一般来说，船属于富国，所以富国应该至少部分地承担这种费用。我在发言中集中地谈了一系列影响联合国、伊斯兰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广泛问题。但是，我必须在这次一般性发言中谈一谈某些马来西亚认为与世界的目前局势有关的其他问题。

在这之前，我谨借此机会首先表示，我国代表团感谢前任主席，因为他在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上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我还在此代表马来西亚政府和人民热烈地欢迎和祝贺文莱国加入联合国。这件事使我们感到十分高兴，文莱国是马来西亚的邻国，并且于今年1月7日起成为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正式成员。我们与文莱国进行了密切和友好的合作，因此我们知道它将对联合国的工作作出许多重要和认真的贡献。马来西亚期望今后与文莱国进行密切和富有成效的合作。

在我们观察世界的事态发展时，我们感到国际谅解有被削弱的迹象，人们对明

显不公正十分气愤和人们对言行之间巨大差距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

例如巴勒斯坦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有人把它称为阿—以冲突。这些人有意错误地这样称呼。因为实际上这个冲突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其根源是以色列顽固地否认巴勒斯坦成立国家的权利。对于那些坚持各有关方面直接谈判的人，我要问：如果各有关方面指的不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指的是谁呢？对于那些谈论民主、自由、自决和所有其他正义和人权的崇高原则的人，我要问：有什么理由剥夺巴勒斯坦人民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权利？难道以色列的安全是理由吗？以色列的安全肯定可以通过许多其他方式得到保障。同时强烈谴责苏联侵略阿富汗和越南侵略柬埔寨的国家是否也能严肃地这样争辩呢？不能。事实是，巴勒斯坦人被剥夺了自由，因为以色列想这样做，并且在强加自己意愿时得到一个强大盟国的支持。让我们回避辩论和讨论历史的细节，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以色列不顾国际社会的明确意愿和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顽固和野蛮地反对巴勒斯坦人的自由。如果其他国家这样做，就理所当然地得到谴责。以色列没有遭到谴责是因为它有强大的盟国。但是以色列及其盟国力图把以色列说成是无故的受害者。

有时有人说，巴勒斯坦人，具体地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是在巴勒斯坦独立得到承认前而是在巴解组织被允许参加关于巴勒斯坦前途的讨论前首先承认以色列：巴解组织必须明确承认以色列以换取在就巴勒斯坦未确定的前途进行未确定的谈判中得到一个未确定的席位。这些人要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样做时，不考虑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的非斯决定，也不考虑联合国巴勒斯坦会议的决定。这些决议中关于中东所有国家安全的规定是十分明确的，但是以色列的支持者是否也同样要求以色列明确承认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的自由呢？回答是否定的。是否要求它默认呢？回答也是否定的。另外，以色列不但没有明确承认或默认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的独立，反而明确和坚决地否定任何与巴解组织打交道的可能，或巴勒斯坦独立的前景。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仍然把责任推给巴解组织的人无法期望我

们重视他们。当然，它们有自己的理由，但是他们不能希望我们相信，这种作法  
和民主、正义或人权的原则有丝毫的联系。

至于南非，对于黑人在权利甚至生命方面所受到的待遇，我们怎么表示气愤都  
不过份。虽然有可能被人误解，我仍冒昧地说，如果任何黑人政府或其他政府以  
南非对待黑人的方式同样对待白人，整个世界就会挺身而出并且采取果断的行动。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某些国家使用了各种论点，如建设性接触。  
他们呼吁忍耐，提请人们注意在纳米比亚的现实，它们甚至提出最令人难以置信和  
完全没有意义的“概念”。如果万恶的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政权迫害的是白人，  
它们一刻也不会容忍这种观点。我敦促这些政府放弃模糊的推理和经济及强权政  
治的考虑，认识到它关系到一个道义问题：你怎么能支持利用不道德的哲学和残酷  
的方法的政府呢？怎么能够说剥夺南非黑人在自己家园自由和体面的生活是有理由  
的呢？历史将作出判断，所以不要因为我们现在对你作出判断而感到气愤。

纵观世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人们在阿富汗看到他所宣称的崇高原则和实际行  
动相矛盾。阿富汗人民遭受着以睦邻友好关系之名进行的丑恶和血腥的战争。象  
对待其他侵犯主权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现象一样，这种倒行逆施必须加以制止。  
所以，马来西亚过去支持并且今后将继续切实可行地支持英勇的阿富汗人民争取自  
由和荣誉的斗争。因此我们在吉隆坡为自由战士提供设施建立一个办事处。我  
们继续支持秘书长谋求政治解决这个问题的外交努力。而对着一个强大邻国的力  
量，弱小国家必须知道联合国不允许他们遭到侵略军的铁蹄的蹂躏。所有一切都  
将取决于自由和主权这一基本权利。

在我们地区，我们看到有人同样玩世不恭地玩弄自决、友好援助和人权的词藻  
以便替无法开脱的越南侵略和继续占领柬埔寨找借口。东南亚联盟国家在1975  
年越南战争结束时向越南伸出了友谊和合作的双手。这些国家一贯反对公然侵犯  
柬埔寨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现在的局势是具有讽刺意义的，因为越南过去大无畏  
地战胜许多困难，坚持越南人民的自由权利并且赢得了许多人的敬佩，但是他现在

的所作所为和他过去谴责的敌人的所作所为一样，用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一个弱小国家。这个不幸的情况进一步复杂化了，因为越南的东盟邻国已经坚决表示，他们完全愿意满足越南的合法安全利益的要求。另外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东盟国家在1971年已经同意在东南亚建立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概念，但是越南继续占领柬埔寨妨碍了实现没有大国竞争和冲突的中立区的目标。越南也声称接受这些目标。

越南应该作出冲突还是合作的抉择。在和每个东南亚联盟国家公开和私下的接触和会晤中，越南知道东盟结束目前冲突的愿望是灵活和诚挚的。但是东盟不能也不会破坏柬埔寨人民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选择自己国家政府形势的权利。我们将坚持这一立场。我们所采取的这一立场不仅符合联合国原则和有关决议并且也为越南提出了一个公平和体面的出路。现在应该由越南做出决定。

我现在谈一谈南极洲的问题，因为马来西亚在上届联大和其他国家一起提出了这项议程。

在我们等待秘书长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报告以及在本届会议后期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时，我想首先强调，马来西亚不怀成见和充满希望地对待今后的讨论，仔细听取每个国家的观点和表示的关切，我们将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共同的进展。

我要强调，马来西亚以建设性精神，即建设而不是破坏的精神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不怀疑目前的《南极洲条约》体系所带来的好处。但是我们谋求建立在南极洲进行国际合作更坚实和广阔的基础。这个基础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并为他服务，因此可以保证这个体系的长期稳定和有效性。可以对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方法进行讨论。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看法。因为南极洲情况特殊，他的面积是全球土地面积的约十分之一，占据世界战略位置，有着脆弱的生态平衡和丰富的水产或许矿物资源。另外在这一地区没有定居的人。除了几个有主权要求的国家之间互相承认外，主权的的要求毫无疑问没有得到承认。我们认为南极洲应该以某种方式成为人类的共同遗产。

但是我们认识到实际和法律现实以及民族感情是不能够置之不理的。联合国刚刚开始审议南极洲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各国必须小心谨慎地行事。不管马来西亚的观点是什么，我们将灵活地对待今后的讨论并且敏感地注意其他会员国的关切、观点和利益。我们真诚地敦促所有有关方面都采取类似的态度。本着这一精神，我们建议成立南极洲特别委员会。可以期望在本届大会后期对南极洲进行的讨论无法结束。这样一个委员会应该继续大会的讨论并且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以便就南极洲制度的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办法达成协议一致的意见。

另一个需要经常认真注意的问题是毒品问题。我们知道，毒品问题是国际和全球性的问题。任何国家都不能单独解决这个问题。他要求在国际以及所有国家和有关国际组织进行认真和协调一致的努力。

目前的国际合作成果甚微。有许多理由，其中缺乏决心和各国之间的协调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缺乏合作主要是由于商业和经济利益的冲突。人们看到有些国家不愿意执行联合国关于禁止和控制麻醉品的决定是有一系列原因，其中包括缺乏政治意愿。这也是因为许多国家认为他们的毒品问题不严重，部分的由于他们的世界观和部分的由于他们的问题不严重。应该注意到，毒品问题不仅造成了犯罪的后果，而且如果不加以制止可以削弱并最终摧毁社会和文化结构。它所造成的安全问题可以威胁一个国家的生存。所以马来西亚通过了严厉的法律，以防止毒品的威胁。其他国家可能不同意这些法律，但是防止对贩卖毒品者判重刑的最好方式是合作防止生产和买卖毒品。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真正地在国际范围内防止毒品的贩卖。

在讲话中我公开和坦率地表达了我的观点。我这样做是因为重视联合国和不认为大会的一般性辩论应该进行有礼貌的老生常谈。我们必须说心理话。我已经力图这样做，虽然在这样做的时候可能使一些人感到不舒服。只有坦白、开诚布公和愿意就问题的细节进行艰苦的工作和考虑其他人的观点，特别是坚定地致力

《宪章》的理想，建立和平、自由、公正和人类尊严的世界，我们才能够渡过现在的关键时刻。马来西亚政府正是本着这一精神对待他对联合国的责任以及在联合国所应承担的责任。

主席：我代表大会，感谢马来西亚总理刚才所作的重要发言。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博士阁下在礼宾官员陪同下走下讲台。

阿德利先生(巴哈马):主席先生,我代表巴哈马代表团,祝贺您当选为第三十九届联合国大会的主席。我相信,本届大会的工作在您干练的领导下将胜利进行,您多年来作为纳米比亚委员会主席就曾表现出过这种干练的领导。我向您保证,在我们的审议过程中,我国代表团将支持您的工作。

我也想感谢豪尔赫·伊留埃卡先生,感谢他作为上届大会的主席,杰出的履行了自己的工作。他作为一个领导所具有的品质和他对各种问题所具有的知识在他就任期间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我也向秘书长表示敬意,他做出了努力以寻求确认和制定途径,以便使国际和平和博爱、经济安全、尊重人类尊严和各国的主权成为现实。

我也十分满意地欢迎属于英联邦的一个兄弟国家,文莱达鲁萨兰国的代表团来联合国。

我相信,所有的国家都能感到如果不存在联合国,那就必须创造一个联合国这句话是多么的明智。既然如此,那么所有的国家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是强国还是弱国,是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当维护相互依存的理想。联合国组织也曾遭到过消极的评论。尽管如此,我相信世界人民还是高度尊敬联合国组织的。如果所有国家的政府都能表现出执行联合国所做出的决定意愿,那么毫无疑问,联合国的形象就将得到提高,它的信誉也将得到加强。

为此目的,在为了庆祝联合国建立四十周年举行各种活动时,所有成员国都应当通过具体的目标和发表宣言,再次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做出承诺。

我国政府对我们这个地区的问题深表不安。有些有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和倾向即从地缘政治的观点来看待我们这个地区的动荡局势,从而将我们这个地区的所有问题置于东西对峙的范围之内。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

然而,我国代表团也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即尽管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因素,但我们这个地区人民所面临的基本危机的根源是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弊病。在这一方面,



我们欢迎国际社会继续努力以便帮助中美洲人民。

孔塔多拉集团正在寻求一个和平的解决的方法，一个考虑到所有政治观点的解决方法来解决中美洲的问题。这一努力值得赞扬，应当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我们这个地区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没有协调所有各方的观点而强行实施的解决方法将不可能经受时间的考验。

向巴哈马这样的国家十分关心小国的国家安全和防务问题，国际社会也理应关注这个问题。鉴于它们的资源有限，弱小国家没有必要的费用来建立和维持用于自卫的军事能力反对强大的侵略势力。

就巴哈马而言，这个问题由于我们的地理组成而变得更加复杂。巴哈马联邦的人口不足25万，是一个由近700个岛屿组成的群岛之国，其中只有约30个岛屿上有永久性居住人口。任何一个政府都理应首先关心向人民提供足够服务，包括全民卫生、社会保险、教育和其它必要的福利设施及服务。因此，建立和保持一支军队不可能成为最优先考虑的目标，特别是对巴哈马这样一个由散布在极广阔的水域的岛屿组成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联合国组织有责任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各成员国忠实地履行这些义务将使小国无须为这些问题担心。但是，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充满了超级大国的角逐和互相冲突的自私利益，在这个世界上，各国都心怀妒嫉地捍卫自己的国家主权，从而使联合国更难以履行职责。

我们知道，联合国组织负责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曾努力做出安排，以便维护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也知道，所有国家都负有不干涉他国内政的义务。关于经济侵略和强迫的问题，我们有1970年联合国《关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和《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

在今年7月于巴哈马举行的加勒比共同体政府首脑会议第5次会议上，与会者考虑了小国安全的问题。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作了如下声明：

“与会的政府首脑们对小国的安全继续遭到严重威胁表示关切。他们注意到，小国已变得更容易遭受传统形式和新形势的外来入侵，正遭受着各种形式的经济入侵，包括一些外国企图强行实施治外法权。”

政府首脑们也重新作出承诺，维护加勒比共同体及其成员国的领土完整。他们强调，有必要在加勒比共同体内继续努力，找出并记录对于该地区国家安全的各种威胁。他们注意到英联邦秘书处关于小国安全的所提议的研究报告，并同意了确保加勒比共同体国家的特别需要将在研究报告中充分反映出来的程序。

政府首脑们进一步呼吁尽早召开以前建立的工作小组，以讨论解决经济入侵的问题的统一方法，并制订一项相互援助的计划。

然而，我们并不认为今天存在着足够的可行的机构，来成功地处理对小国的威胁。因此，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现在还不需要编纂和缔结一项有关这个问题的多边条约吗？

有人曾经把裁军说成是限制、减少或消除武装部队，包括它们的武器和预算的计划或制度。很显然，现在没有人接受这种做法；因为，尽管各国政府知道军备竞赛浪费了本来可用于生产用途的宝贵资源，许多国家都极不愿意放弃获得——甚至令人更为不安的是——发展更新和更多的毁灭性尖端武器。

尽管全球战争没有爆发使我们感到宽慰，两伊战争，中东的局势，阿富汗和柬埔寨以及在拉丁美洲地区的冲突使我们感到失望。现有一种矛盾的概念，即要获得安全只有通过双方保证永远不会使用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增加。现在各国反对使用化学武器，并指出核武器将毁灭我们的地球，但它们看来急于参加制造、获得和使用这些致命武器的竞赛，这是矛盾的。如果联合国宪章“使后代免受战祸蹂躏”的话要有任何意义的话，所有国家必须一致努力，避免毫无意义的使军备竞赛升级的行为。尽管美国和苏联作为军事领域里的超级大国对于世界人民在防止军备竞赛方面负有道义和社会责任，任何国家不分大小，不管军事上强大和弱小，

都不能继续放弃责任，因为从全球来说，每一个国家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能够将我们毁灭的武器库是有联系的。

圣雄甘地以他永远无与伦比的方式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我们的责任，他说道。

“如果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获得真正和平，如果我们要对战争进行真正的斗争，我们必须从孩子们开始；如果孩子们能够在天真无邪中生长的话，我们就不需要斗争，我们就不必要通过毫无结果的决议，但是我们必须用爱去求爱，以和平求和平，直到最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爱与和平，这些都是整个世界有意或无意的渴望的。”

另一个全球关心的紧迫问题就是经济发展的停滞。鉴于世界经济局势，整个货币体系没有崩溃是惊人的。高利率、通货膨胀和拖欠贷款都造成了不断上升的危机。保护主义不断上升，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中开发自然资源使问题更为严重。由于缺乏对相互依赖概念的承诺和接受，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谈判杳无音信。约翰·唐尼的“没有人是一个孤岛”的理论没有得到贯彻，因而各国已经变得更加自私和内向。

财政和经济发展的敏感问题没有容易的解决方法。我国政府相信，太多的世界财富集中在太少的人手中。如果要有效地贯彻平等的概念，并逆转国际经济的不断下降，就必须大大地扩大财富的基础。

在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之间显然有着联系，并且在政治独立和我们都不知不觉陷入其中的全球意识形态冲突之间也同样有着明显的联系。因此，未能就实现经济独立的方法达成协议必然影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所以，希望维护我们的自由与政治独立的人们就必须寻求促进协调发展中与发达国家之间有正当理由存在

的相互冲突的意见。

自由和政治独立都是巨大的丰收，但是如果经济依赖别国，自由和政治独立就毫无意义。使得富人越富，并且让财富逐渐渗透到穷国的经济发展理论违反了民族尊严和主权独立。这是比殖民主义更坏的依赖理论。建立各国间更平等的经济关系制度，不能被未能理解世界的相互依赖性的人们所阻挡，矛盾的是，世界的相互依赖是通向自给自足的道路，并且经济独立就是相互合作。

对于巴哈马人民所享受的自由与独立的程度我们自然感到自豪，但是我们也知道，世界上很多人民仍然被剥夺他们的主权。因此，在今天世界上，有一种人民的运动，有时候是公开的，有时候不那么公开，要为自己获得更大程度的政治自由和更切实地管理自己的事物。超级大国的武装力量或经济威力都不能永久阻挡人民运动——我们支持这种运动——在这些运动中人们要求摆脱少数统治和经济压迫。这些运动的形式可能是和平改革，就象我们在巴哈马所做的那样；其他的也可能较为不幸，并选择另一条道路。但是，只要最终目标是通过使人民获得不受约束的权利来选择自己的政府而获得更大自由，谁会对此提出意见呢？

今天这里需要人们以强有力的、清楚的和可以信赖的声音为人民的权利说话。左翼和右翼意识形态的旧的世界秩序未能向人类提供领导或希望。超级大国毫不留情地把物质冲突的道德强加在我们身上，并且我们的和平与稳定的希望被置于所谓的核均衡与威慑的基础之上。我并不相信，正在不断积累起来的毁灭世界的巨大力量将使人类变得神圣或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但是我确实相信，所有的人民都会感到失望和害怕，并受到挫折。那些把权利看得高于原则，政治理论高于理想和理智的人们正控制着我们的命运。自由与民主受到威胁。

那些有能力、有财富、有声音动员那些的确实存在，并在寻求民主、政治自由、领土完整、以及经济 and 种族正义的力量的人，要么就被彻底窒息了，要么就被压低的无法辨认其声音。

世界的大国中心都紧紧地受缚于强权政治、它们的历史和文化。不幸的是时间正在迅速消失。

希望在世界各国参加的这次三十九届会议中能够看到具体迹象，它们将触及人类的良知；在那强国身上唤起理想、理智和勇气，以促进、鼓励和领导那些为更多的自由、民主、对人权的尊重以及更多的经济 and 种族正义而大声疾呼的人，难道这种希望过高吗？

我有义务清楚地表示，是结束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时候了。我们相信，所有会员国都有责任尽力彻底消灭并根除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我们致力于促进并鼓励人权和基本自由，这清楚地表现在我们的宪章和我们决心捍卫《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上。

巴哈马毫无保留地谴责南非的种族主义少数政权，这一政权继续压迫黑人大多数，并通过其种族隔离体制，试图破坏和剥夺大多数人固有的尊严和行使他们作为自由人类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联合国宪章》、《人权宣言》和本组织通过的其他关于人权的文件，在理论上形成了国际社会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核心。这些文件不仅谴责和拒绝建之于种族优越和仇恨的思想，还肯定了人的平等以及所有人享受基本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权利，而不管其种族、肤色、出生地或任何其他原因。种族隔离政策公然地和无耻地宣布一个种族比另外一个优越，这就对构成本组织基础的根本原则和基础提出了挑战。这不能为国际社会的任何会员国所容忍，国际社会的任何会员国也不能容忍所谓新宪法，新宪法的目的是加强和巩固万恶的种族隔离制度。

某些问题年复一年地困扰着我们，这是令人沮丧，甚至是令人遗憾的。南非种

族主义政权不仅通过在其境内的政策，而且还因其在边境以外的纳米比亚的行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它不断为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制造障碍，这一决议对纳米比亚的独立和在那个国家建立民主统治提供了基础。

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占领是非法的。南非目前把纳米比亚的独立和古巴部队从安哥拉撤出联系起来的做法是巴哈马政府完全不能接受的。我们全力支持安全理事会第539(1983)号决议。

我们重申英联邦政府首脑在新德里就拖延纳米比亚独立所表示的关切。他们敦促接触小组和其他谈判机构作出认真的努力，以确保迅速和无条件地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

塞浦路斯问题已经很久没能得到解决了，现在一个国家的最近事态发展再一次对国际和平与那些地区的严重威胁。巴哈马坚信，各国和人民享有自决权的原则是国际关系的最重要的方面，但作为任何社会发展的前提的民族团结，不能由单方面宣布独立而得到加强。在塞浦路斯形式上，这样一个单方面宣言制造的问题比它解决的要多。因此，我们相信，塞浦路斯的有效的发展和任何其他国家地区的发展，将只有在和平和尊重人类尊严和自由的形式下才是可能的。

巴哈马向联合国秘书长致意，并赞成利用他的斡旋，来为全面解决塞浦路斯形式确立一个范围。为此目的，我们敦促迅速执行安全理事会第541(1983)和550(1984)号决议，把它作为一种手段，以确保那个国家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团结和不结盟特征，防止任何破坏和干涉。

毒品控制的问题，就巴哈马而言的毒品贩运问题，是巴哈马所面临的主要社会和道德问题。巴哈马本身的地理面貌以及巴哈马所处的地理位置这两个因素，使得在我们的整个群岛上出现了贩运毒品的现象。巴哈马有许多孤立的岛屿，散布在一个几乎有十万平方海里的广大面积上。从事毒品贩运的船只和飞机能在这里找到地方，不被发现。巴哈马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一个方便的过境国，把非法的毒品从这里过境，运向南美庞大而又赚钱的市场。

巴哈马现在和过去都不生产毒品，从国际上来看，也不是一个主要的毒品消费国。但是，在巴哈马的毒品消费随着通过巴哈马的毒品数量的增加而上升。毒品生产国一般都在巴哈马的南方，毒品消费国在巴哈马的北方。这使我国处于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地位。结果，经过巴哈马的毒品贩运影响着我国这一岛屿联邦国家的经济、道德和社会结构。对巴哈马来说更严重的是，贩运毒品多年来一直对巴哈马的小团体产生的影响。它们中很多成年男子可能发现，参与这种非法买卖在经济上是有好处的。这是一个道德和文化的威胁，其长期的影响可能摧毁我国的社会结构。

这种买卖的主要参与者不是巴哈马国民。他们几乎都是毒品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国民。因此，应该很容易理解，在这一问题上巴哈马主要关心的是使联合国体系更多地参与进来，以使处理这些毒品贩运问题的努力国际化，要求那些对贩运负有最大责任的国家，即毒品生产国和消费国在实施法律和消除这一问题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巴哈马的资源是有限的。麻醉品的控制不应该同社会服务争夺国家预算的资金。现在紧迫需要的是所有的国家，生产国、消费国以及象巴哈马这样的过境国，进行充分的国际合作。

巴哈马希望看到国际毒品控制的问题的各个方面，在联合国体系内得到优先对待。作为麻醉品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国，我国政府保证将竭尽全力，促进已经提出的国际措施的迅速实施。本机构和其他机构已经讨论和推荐了这些措施。希望在本机构的支持下，巴哈马的参加能促进国际毒品控制。

毫无疑问，青年是每个国家最宝贵的资源之一。尤其是在发展中世界，青年占相当的比例，在一些国家他们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因此，联合国宣布1985年为参加、发展和平的国际青年年，进而履行了它的使命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值得赞扬。

然而，简单的确定与青年有关的问题，或制定相应的条文是不够的。特别是各国政府，它们必须抓住这一时机，增加对这一宝贵资源的认识，采取并执行针对青

年人的特别需要和情况的政策与方案。

要使我们的努力成功，就必须记住两个要点。第一，为青年的工作必须同青年商量，与青年合作进行。第二，国际青年年的动力必须得以维持，以保证青年成为经济进步、国家建设和和平的力量。在追求这些目标的努力中，巴哈马进行了努力，以实施联合国在这方面的许多建议，并将同支持国际青年年的地区性和国际方案进行充分的合作。

即使是贬低和最严厉地批评联合国的人，更不谈那些明确宣布支持联合国的人，都会同意，没有联合国世界的情况将更糟。然而，人们必须问，是否已经作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来利用和改进这一最宝贵的全球机构呢？遗憾的是，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在许多问题上，联合国会员国的行动表明，在对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的法律、理论和实际的政治支持之间存在矛盾。如果要使联合国所提供的机会继续提高人类的安全和福利，就必须消除所宣布的期望与义务之间的差距。

总的来说，在国际行动中，必须更坦率地估计各会员国目前所有的资源的总量，以及用于联合国把衰退与充满冲突的国际社会变成一个相互合作的、健康的各国大家庭的努力的那部分资源。在确定优先次序解决长期问题时，也必须有勇气和明智的视力。这种勇气和明智的视力应具体的表现为批判地审查，进而修改联大的议程。

最后我重申，我国政府坚决支持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目标的联合国工作。我们认为，联合国确实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缺少的组织。除其他作用外，联合国是我们与我们作为国际社会成员所面临的严峻现实之间的缓冲。虽然我们认识到联合国的不足，我们深信，如果各会员国能有适当程度的承诺，联合国是可以成为最伟大的机构的，通过合作与相互依存实现人类前所未有的进步。我们相信，这是联合国缔造者的明确意图。在这一理想的指导下，巴哈马将本着希望与其他会员国兄弟关系的精神，继续推进《宪章》的原则与目标，加强联合国的作用，以实现世界和平的最终目标。



主席：大会将听取圣卢西亚总理和外交部长的发言。

圣卢西亚总理约翰·G·M·康普顿先生在陪同下登上讲台。

主席：我十分高兴地欢迎圣卢西亚总理和外交部长，尊敬的约翰·G·M·康普顿阁下并且请他在大会发言。

康普顿先生（圣卢西亚）：主席先生，许多杰出的政治家担任了这个世界议会——联合国大会——的主席。我肯定你公共服务的良好记录将使你和杰出的前任一样表示出公平和不偏不倚，并且在你把主席的职位传给接班人时，人们将记得你的服务是令人钦佩的。

主席先生在你任职期间，新会员国文莱达鲁萨兰加入了本组织。这个新国家把“达鲁萨兰”加在独立前的名字后表明他将履行的政策。我们在欢迎它这样做时，也欢迎它加入联合国。

象圣卢西亚和文莱达鲁萨兰这样的国家可以获得并保持独立而不受国际强盗的诱惑是联合国工作的成绩。今年我们将纪念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

《联合国宪章》不仅基于相互尊重主权和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更重要的是基于人权和人类尊严的基本道德原则。这些原则经常被每小时产生于本组织及其机构的大量盲词和相互冲突的决议淹没。所以，我们有必要经常记着圣经关于安息日的训戒，“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马可福音 2. 27）因此国家是为人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设立的。

联合国秘书长有责任确保人们不忽视这一训戒。我代表圣卢西亚政府感谢他在世界和平和其他不太明显但同样重要的人类关心的问题上做出了不懈努力。他努力动员资金，以解除非洲次撒哈拉地区的饥谨。这个地区几百万人不断地受到死亡的威胁。秘书长的这些努力将做为 he 任职期间最突出的成绩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但是有时尽管秘书长和他的工作人员做出了努力，有些会员国在这个会场附近的行动使我们小国感到失望并且和莎士比亚的《朱利叶斯·凯撒》中的马克·安东尼一起疾呼：

“法官！你大发兽性，人们丧失了理智。”（朱利叶斯·凯撒，III）

本组织通过和批准的决议常常被会员国忽视或违背。有人力图谴责别人而不遵守自然公正的基本原则、听取对方的意见。“中止辩论规则”得到了使用，如在臭名昭著的格林纳达决议中。有时否决权的使用只能帮助和安慰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所有这一切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联合国已经丧失了道德原则并且有危险丧失各国，特别是象我们这样的小国对它的尊重。

尽管在这些庄严的大厅里会员国相互愤怒地声讨和谴责，军备竞赛似乎无休止地进行和存在着核毁灭的危险，我们仍然看到一些组织所带来的一丝希望。这些组织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泛美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和一系列其他组织。这些组织的不懈努力默默地给无数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和安慰。所以，我们坚定不移地支持联合国。

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人企图使联合国脱离其道义基础和削弱人类集体良知时，我们感到痛心而不是愤怒。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军备竞赛正吞噬着成千上万人脑力和体力劳动结晶的大量世界资源，同时我们在自己家里也看到挨饿的儿童。我们遗憾地提醒人们注意，有些发展中国家无法满足他们人民的基本需要，但是它们的政府却拥有发达国家所提供的最新式的军事武器。而其中一些发达国家没有给联合国饥荒救济基金一分钱。

我们十分气愤地抗议某些国家的做法。他们非但没有对联合国提供道义领导却有意无意地鼓励万恶的南非政权的错误做法及其嚣张气焰。这使联合国变得无所作为。各国应该蔑视南非，任何支持和鼓励这个万恶的政权制订其种族主

义政策的行为必须得到明确的谴责。

纳米比亚独立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因为南非无视国际舆论，继续对这个领土的非法占领，在这个不幸的土地上实行种族主义理论。人们寄以很大希望的西方国家接触小组的工作在受到打击后结束了。联合国寻求和平和迅速的解决办法的努力不断受到挫折。必须立即向南非施加压力使它遵守联合国的命令并且使联合国保障其独立和中立的纳米比亚加入国际大家庭。

一些国家怎么能够在公开用贸易和投资鼓励南非的同时而谴责希特勒和波尔布特的种族灭绝呢？大批黑人被迫迁移他们的传统家园来到贫瘠的土地上活活饿死，而我们的反应只是通过无数的决议，面对这种野蛮的种族灭绝我们怎么能够无能为力而又余心可忍呢？当在南非的所谓权力分担骗局已经被人民所揭露时，把揭露这一骗局的决议否决掉又有什么道理呢？

一些国家怎能够使他们在联合国之外的行为符合他们表面上对《联合国宪章》的同意呢？我们一些友好国家怎么能够老老实实在地轮流谴责格林纳达的倡议呢？这一国家从军事暴力的铁蹄下解放了他们的人民，消除了对东加勒比弱小、民主和无防卫国家的生存的威胁，这一倡议得到了东加勒比绝大多数人民和几乎整个格林纳达人口的支持。然而，很多这些国家面对阿富汗人民的继续流血莫不做声。

这些问题是那些无防卫力量但却寻求联合国道德威力的保护伞的弱小国家继续要问的。如果有答案，我们也不会感到满意的。

技术革命本来可以用来解决世界所面临的很多社会和经济问题，然而现在却是世界各地人民笼罩在恐惧的阴影下。现在我们面前有两个超级大国，他们进行意识形态的竞争。政治制度上有明显的差别，双方用能够打到地球上最远的地方的核武器武装到牙齿，他们正在那里就象电影《正午》里的角色，怀着极大的敌意注视对方，他们之间的裂痕连男女运动员都不能允许跨过。

人们应当意识到在军备竞赛中是不会有胜者的。我们把法码加大，也就加大了相互确保摧毁的威胁。这一发疯的行为必须停止，地球上的资源必须用来为人类服务去进行那些应该进行的战争——反对饥饿、无知和疾病的战争。

然而，由代理人打的战争也正在进行，选择的战场就是那些发展中国家。黎巴嫩继续痛苦地流血。我们欢迎目前正在提出的结束那一兄弟残杀的抗议。我们还必须更强烈的支持那些寻求结束似乎无止静的两伊战争的人们，这一战争正毫无意义的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

中东已经四十年没有和平了。人们反复地说巴勒斯坦问题是那一问题的核心。圣卢西亚同意这种看法，但是我们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以色列是存在的，如果没有一场核灾难，以色列将继续存在。这一地区一些国家拒绝承认这一事实的做法也是这一问题的核心。因此，我们在支持巴勒斯坦人建立家园的权利的同时，也支持以色列在安全和可保卫的边境内生存的权利。同样，不过以色列要得到国际上的支持，就不能无视世界舆论而在那一领土上执行一条扩张主义的定居政策，如果以色列想生存于和平之中，就必须最终撤出。

中东的这些无休止战争的代价是可怕的，假如自1948年以来的军事行动费用用于建立巴勒斯坦家园，而不是用来提供破坏工具，巴勒斯坦人就会有超过任何国家的平均收入。在那一地区缺少的是逻辑和明智。

一个国家的贫境和其人民的困苦似乎不能防止它卷入国际争端。否则，乍得共和国的人民也就会享受和平和安宁的生活了。可惜情况并不如此。当这一不幸国家的大多数人民在贫穷之中生长，成亿的美元正在用来对付一个国际冒险主义的野心。法国保护保护乍得独立的行动应该得到赞扬，人们希望，外国部队将迅速

撤出，以便这个不幸的国家能够在不受另外的外来干涉情况下决定自己命运。

各国间武装冲突式的战争并不是我们唯一所关注的。近几年来，出现了一个新的危险的现象——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现象。仰光和贝鲁特的悲剧震动了文明世界的良心，无情的证实了这一事实。这些卑鄙行径肇事者和那些给予他们援助、安慰和庇护的国家必须受到严厉的谴责，国际上必须采取一致行动来消除这种祸根。

看起来，这一国际威害形势的发起者不放过任何国家，不管是小国还是远离他们边境的国家都不放过。一年以前包括圣卢西亚的东加勒比国家政府发现了一个把他们的一些国民训练成恐怖和破坏分子的阴谋，由于及时得到了一些友好国家的情报，这阴谋被粉碎了。国际社会绝不能容忍这种由代理人所搞的无耻的侵略行径。

容许我简单的谈一下人们目前在加勒比和中美洲所关心的事务。过去十年中，这一地区的人民一直渴望解脱几世纪以来的负担。他们这一心情，主要的讲，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同情和反应；相反，却给国际冒险分子提供了机会，吸引了专门寻求刺激的宣传媒介的注意。这一问题本来是社会和经济性质的，其根源是以成为遗迹的殖民主义的过去。象土地和财富的不平等的分配、穷富之间的巨大差别、对诸如教育和健康设施的这些基本人类需要的剥夺等根深蒂固的问题是不宜采取军事解决办法的。如果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忽视使人口的一部分绝望的拿起武器来对付这些问题，希望以此来消灭它们，这种情况不应被看成是向国际冒险者提供了一个在这一本来很安宁的地区利用社会不满来混水摸鱼的机会，不应被认为他们有机会运进大量军事装备和雇问，这些只能造成这些援助提供者最终想达到的令人震惊的结果。

一个多世纪以来，加勒比和美洲努力解决它们自己的问题而不受国际因素的影响。这种方法应该继续下去，而这些存在着的问题，必须留给该地区的政治家，用他们的智慧加以解决，对于中美洲的问题，这些政治家在孔塔多拉集团的保护下，已经采取了行动。因此，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应该支持他们的努力。这种支持可以令人高兴地表示为，停止提供军事援助以及从该地区撤出军事顾问。这个地区所需要的是耕地的犁，而不是作战的箭；需要的是拖拉机而不是坦克；需要的是面包而不是火箭炮；需要的是教师、技术人员和医生而不是军事顾问；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和平环境，在这个和平环境下可以进行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

因此，我们欢迎基辛格中东使命当中所提出的建议，强调经济和社会的援助。我们也欢迎，按照加勒比盆地倡议以及欧洲共同体外长为支持孔塔多拉集团所采取的主动行动而获得的扩大贸易和发展的机会。

在这个半球经历了数个世纪的殖民主义的统治以及某些地区的奴隶制之后，西半球各国的领导人十分小心以使自己不卷入思想意识的斗争，担心他们这样做会以新的殖民组织代替旧的殖民组织。

加勒比最近的试探有力地表明，如果我们要捍卫我们的脆弱的独立的话，就需要保持警惕——特别要警惕各个地区排除社会冲突这一问题。如果要使加勒比地区成为有些人所提议的“和平区”的话，这不仅意味着与军事冲突相对的“和平”而且，也意味着排除引起这种社会冲突而排除我们社会中不同集团之间的社会冲突的意义上的“和平”。

在这方面，我们敦促，专门对加勒比地区的问题指派一个与基辛格中美洲使命相似的小组，以满足加勒比的需要，并提出一项新的经济援助方案，以有助于排除社会不满的各个方面，提供社会和平的环境。这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维持我们民主的生活方式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这部分世界——我特别指的是英联邦加勒比——只知道一种选择和改变我们政府的方法：即，通过定期的和在专门时间举行的自由和平等的投票选举来选择和改变我们的政府。我们不同意这样的理论，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我们坚信，权力来自人民的意愿，人民给予我们权力，人民把这些权力拿走。正因如此，才使我们对1979年我们今天这个团聚得十分紧密的家庭中的一员离开了这个传统的道路而感到十分吃惊。

它的脱离，为侵入我们这个地区的冒险提供了机会，同时带来了与我们不同的奇怪的作法和概念，力企使格林纳达人民遭受比殖民主义更恶劣的境遇，而通过颠覆，把它们的影响扩大到整个地区，而最终目的是控制这个地区。

对将一千万发子弹的军火带进这个还不到十万人人口的小国来的另外的解释是什么呢？象这个周围是非武装的和友好的邻邦的国家提供远远超过其自卫的武器，在该地区建立最强六的广播电台，建立地面卫星接收站，提供大量的宣传和颠覆的工具，对此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吗？从邻近岛屿招募年青人并加以颠覆和恐怖主义的训练，然后送回国去，去施展他们新学会的伎俩，对此还有什么别的解释吗？

我们加勒比地区需要许多东西，但是，不包括枪炮和战争的工具，在东加勒比的许多国家之中，我们仅有的防卫只是警察部队，包括军乐队在内，很少超过三百人，而且只是由棍棒和象征性的步枪武装起来的。因此，军事援助是不受欢迎的。

然而，1979年至1983年之间，格林纳达岛的军事化的进展速度使人吃惊。一个与我们没有传统的联系的遥远的国家提供了价值一千五百万美元的军事装备，但是，对该国的供水方面的援助却连一个美元都没有提供，而这个国家之中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口都没有饮用水。又有人提供了上百名军事顾问，但是，在技术教育方面，连一个教员都没有提供，到来的是装甲战车，而没有一辆农用拖拉机。

制订了复杂的军训的规定，但是，对工作训练却没有制订任何规定。有复杂的军事设施，但是，却没有修建一英里农田道路——就这样，祈祷再继续进行。这些不是格林纳达人民所需要的东西，也不是满足他们的要求的办法。

我们东加勒比各国人民得出了我们自己的结论，而这并没给我们带来安慰。实际上，我们感到很吃惊，并且，当时机来临之时，我们按照东加勒比国家组织条约为了自卫和自保以及从我们身上去掉军事化这枚毒瘤而采取了行动——《联合国宪章》是允许我们采取这些行动的。今天，格林纳达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东加勒比各国又能够再次舒畅地呼吸了；我们可以再次唱起那已成为国歌的流行歌曲：“我们希望，被枪声惊醒的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

我们是正在为我们的人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条件而奋斗的热爱和平的国家，我们人民所经历的殖民化的历史很长，而且刚刚离开我们而去。因此，那些具有军事和帝国主义野心的人，必须把他们的目光转向别处。加勒比各国将不会提供他们的避难所。在加勒比的土壤里种下的刺刀是不会生长的。再过几周，格林纳达将通过民主过程选举出一个政府，其公平合理程度，将由国际社会作出评论。这就是我们的方法，这就是我们所要采取的唯一的方法。有多少国家可以自诩它们有这方面的记录呢？

在鼓舞人心的另一个方面，圣卢西亚赞成最近为和平解决比格尔海峡争端提出来的建议，并且欢迎阿根廷和智利接受这些建议，我们祝贺这些国家这样做。我还要指出，危地马拉准备谈判和平解决它同伯利兹的争端；我们希望已经提请秘书长进行调解的圭亚那和委内瑞拉之间的争端将能够迅速地和令人满意地得到处理，这样，这两个国家——一个是兄弟国家，另一个则是亲密朋友——就能够全力以赴解决它们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我们在这个半球上这样向国际社会表明我们处理彼此之间争端的态度。我希望这样一种态度将作为解决福克兰（马尔维纳斯）争端（传统朋友之间的持续的具



有刺激性的问题)的一个榜样。我建议有关各方采取的一种态度是,阿根廷应该放弃使用武力解决争端的办法,而联合王国方面在联合国调解之前应该终止在群岛上设防。

重大的政治问题是人们注意的中心,使世界经济从三十年代以来时间最长和最为深刻的衰退中摆脱出来的努力也同样重要,尽管并不那么引人注目;联合国的机构在这一方面已经发挥了主导作用。虽然较发达的国家出现了明显的复苏迹象,即便是这样,复苏也是断断续续和不平衡的,而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深深地陷在经济衰退之中。

为了使国内工业不受竞争而采取的保护主义政策仍然在阻碍贸易自由流通;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赖以生存的初级商品的价格仍然被压低,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低于1975年的水平;利率高涨,因此只要借债就会导致财政灾难。

第三世界的出口收入低,资本流入下降,转用于发达国家军备竞赛或者为某些发展中国家提供武器的资金增加,这些情况已经导致对工业化世界的制成品的需求量下降。这些情况已经被分析为世界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高利率不仅使发达世界流通到发展中世界的资本下降,而且在许多情况中导致倒流。按照目前的利率计算,不到五年时间所付的利息总和等于所借的资金总额。这简直是高利盘剥。

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增长是工业化世界持续复苏的关键;一方面有许多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另一方面,由于低商品价格和高利率,即使是我们现在经历的脆弱的复苏也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早在1967年,皮尔逊委员会就建议工业化国家保证把它们国民生产总值的1%作为对发展中世界的经济援助。布兰特报告重复了这一要求。做出的保证甚多,但是履行的甚少。事实上,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自1975年以来减让性援助流通的实际值大幅度下降,而且,对要求第七次国际开发协会补偿资金的呼吁的反应令人失望。尽管存在着世界经济衰退,北欧国家继续履行它们的义务,

并且在许多方面超过所要求的指标，因而应该得到赞扬。

发展中岛国的经济已被确定为应该特别注意的方面。但是它们在国际体系中的特别地位的概念似乎正在受到侵蚀，因为本来应该为本届大会准备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报告至今还没有出来，而且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因此，在这些情况下，国际社会似乎只对危机做出反应，只是太匆忙，考虑太不周到，结果代价太高，因而是无效的。

我们作为小国来到这里，是因为联合国坚持认为所有国家都有独立的权利，而且国家大小和经济环境不应成为衡量的标准。但是独立所意味的不应仅仅是一面旗帜，无论旗帜多么鲜艳；不应仅仅是一支国歌，无论歌曲多么动人；不应仅仅是在这个机构中的一个席位。独立所意味的除了别的以外应该是为自己人民提供文明生活的最基本舒适环境的能力。小国家不能象古以色列人那样从殖民主义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而去死在无人管理的沙漠之中。小国家不能象孤儿那样被撇在一旁，不能由于殖民主义潮水的退落被搁置在国际岸上，而被国际上的食肉者所吞食，或者变成强大邻国的卫星国。象我们这样的小国家需要联合国的社会和经济纲领的保护。这些国家需要帮助，以便使自己不被卷入思想意识斗争的洪流中去。他们进入国际社会所意味的不应仅仅是在大会上发言的权利。

不管国家大小，重要性如何，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怎样，我们在这里都是平等的。由于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每个国家象每个人一样都应该照着他的兄弟。萨赫勒地区小农的困境应该在莫斯科的拱顶大厅里引起同情的反应。一个圣卢西亚小孩对知识的渴望应该触动东京的心弦。那些由于地理或历史原因现在拥有世界上大多数资源或者世界上的知识宝库的国家应该同那些愿意摆脱发展不足的国家一道分享。因此，今天世界政治的目标不应是对那些较为不幸的人行使权力，而是把社会正义提供给那些最需要的人。这就是我所指的联合国的道义基础，这也是作为这个国际家庭成员的意义所在。

主席：我代表大会感谢圣卢西亚首相兼外交部长刚才所做的重要发言。

圣卢西亚首相约翰·康普顿阁下在礼宾官员的陪同下走下讲台。

下午1时35分会议结束